

论资产阶级民主派

一九七六年三月



目 录

- 一、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同路人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地发生分化…………… (1)
- 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王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5)
- 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会成为走资派…………… (14)
- 四、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倾向,必须坚决抵制,坚决斗争…………… (22)

一、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同路人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地发生分化。

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387页。

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1页。

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49—650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所有的人都为民主而斗争；有无产阶级，也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自由资产者和自由派地主。只有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当革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才会暴露出各个阶级对这个“民主”的不同看法。同时，还会暴露出为了同一个“民主”而要求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的各个阶级的利益之间的重大差别。

列宁：《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1907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93页。

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威武一时的骑士”和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起这种世界观的，所以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卷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化现在正在进行。

列宁：《关于两封来信》（1908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265页。

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鲜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们队伍里今后剩下的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感到可怕，反而感到高兴。

列宁：《关于两封来信》（1908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276页。

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失了阶级性的”人们，即越出某一阶级的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列宁：《走上轨道》（1909年1月28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6页。

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经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们，善于及时地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190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4页。

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来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过渡性的阶段、方面和特点。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在狂欢节般的日子里、在口号鲜明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的日子里（连纯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进行无产阶级的坚韧不拔的工作，他们终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会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鲜明的”口号，空谈两句“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分子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末，同他们实行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9月11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49—50页。

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莫大优势的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8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仍然保持中立，一部分有意识地归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刺刀来扑灭革命。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611页。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

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1955年6月15日）。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引自1959年第19期《红旗》杂志。

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王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84—385页。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页。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

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课工作……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188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3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

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有许多同盟者，对待这些同盟者不容许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是我们的拥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永远都是向后看的，他们竭力把事情安排得能够使他们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要勇往直前地走到终点。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及步他后尘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度可以消除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用“全民”利益的观点，甚至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情揭露这种资产阶级的幻想……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415页。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的变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通过改良、通过阶级合作而走和平道路的统一的大党。

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年9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39页。

俄国正在发生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本身，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参加战斗的成员的成分极其复杂，他们代表各种阶层的利益，决心投身于决战，对自由事业一片忠诚并愿为它牺牲一切，但是这些人不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它的阶级内容。……他们的战斗作用对民主主义革命说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来说，他们的政治作用有时不仅会很小，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这些分子仅仅是革命家，仅仅是民主主义者，其原因就是他们和无产阶级这个确定的、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限的阶级毫无联系。这些分子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密切联系，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客观上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凡是致力于一般的自由事业，而不是专门致力于无产阶级享用这种自由的事业，并把这种自由用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事业的人，归根到底无非是争取资产阶级利益的战士。

列宁：《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1905年6月1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69—470页。

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意，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具体决议来推翻自己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抽象词句。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590页。

革命在前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跟在后面跛足而行。虽然这个民主派正在“红”起来，有时还努力用“差不多是革命的”语言来讲话，可是他们还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性质：他们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

和抱有自私的目的。

列宁：《无产阶级在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1903年8月2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57页。

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593页。

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列宁：《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28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要知道，认为不用强迫手段，不用专政手段，便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是极其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妄语。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5—516页。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他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骗人的和虚伪的）当做事实上的平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38—639页。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面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

• 9 •

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630页。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1918年由于战争而爆发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革命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彻底考虑革命的策略以及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68页。

马克思一生中攻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所掩盖的是工人饿死的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象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

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793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5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

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一切革命都表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掌握政权，他们始终只能充当资产阶级专政的掩护物，或走向资产阶级独裁的阶梯。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1921年6月13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51页。

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3页。

……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1292页。

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

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32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引自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引自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417页。

“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毛主席语录。引自197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引自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会成为走资派。

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①让给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①指空论的社会主义。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8页。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

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1—582页。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

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

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